通志堂経解

D仁12
1411
326

門 卷 12

名稱 圖書

春秋師說題辭

黃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爲易春秋二經作傳既又以去古益遠典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傅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眞若所得未完而亟爲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閣筆不續務爲覃思久之乃稍出諸經說以示學者欲其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塗轍既正戶庭不差而學者日衆則何患乎經旨之不大明

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者如此
吾黨小子其可弗勉乎汸自弱冠即往拜先生于九
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
具有端緒而顓愚不敏往來館下數歲無于慮之一
得焉既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往請益比
至則先生捐館矣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爲春秋說者
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爲十有一篇分三卷
題曰春秋師說汸誠愚不敏其敢自畫於斯慨思微
言蓋將沒身而已歲至正戊子八月幾望門人新安
趙汸敬題卷端

春秋師說卷上

論春秋述作本旨
論魯史策書遺法
論三傳得失
論古注得失

春秋師說卷中

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春秋師說卷下

論學春秋之要
經旨舉略
王正月辨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義

包習先
通志堂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
春秋指要
附錄上
思古吟十章
六經辨釋補注序
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序
附錄下
黃楚望先生行狀

春秋師說卷上

新安趙汸編

論春秋述作本旨

前漢藝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

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澤謂此篇敘孔子作春秋與左丘明觀國史之說大槩得之又謂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此說尤當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于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太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

命安可脩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爲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夫子見周衰紀綱廢壞平王以下王室遂微自此伯者迭興其勢盛彊雖桓文有輔翼尊周之功然爲義不盡寡弱王室計其一時之盛雖若可觀然大抵苟

且一時誠不足以善其後是故齊之伯也釋晉里克及魯慶父弑君之罪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晉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温而使諸侯朝之名分之壞孰有甚於此者襄公以後雖數世爲諸侯長然觀其施設大抵皆緩篡弑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逮其末世釁起蕭牆堅冰已至於是韓趙魏智氏力敵而分晉之兆乃成田氏得志於齊而篡滅之惡已著魯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權陪臣執命推原其弊之始雖欲不罪齊桓晉文得乎觀齊晉之寬縱不討弑君之罪後之子孫亦因此而亡則報應之理曷嘗不明利欲之未流其害如此嗚呼齊晉之事

既已莫救而來者效尤不已天下之大有臣無君禮義消亡風俗頹弊日趨日下莫知所止聖人憂焉遂則激於陳恒近則傷於麟獲雖有變魯至道興東周之志而未嘗有一日之權是以不獲已而觀乎國史以作春秋書既成而亂臣賊子懼焉則其效驗著於當時而功用行乎百世禮以濟其怒仁以行其權用大智而天下後世莫能知其心即堯舜之心其事近乎湯武之事不動聲色而使讀者莫不敬懼心服不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揭綱常於一朝敘彝倫於萬世方諸湯武顧不盛歟

周自平王東遷微弱已甚孔子時微弱已甚孔子不振至

雖聖人然在當時不過魯之臣子周之陪臣也憫周之衰而拯救之故託魯史以明大義於天下以周之法而治周之諸侯爾吾觀聖人拳拳於周室常有興東周之心而於文王周公蓋夢想若將見之其心於周室至矣學者當虛心以求聖人則庶幾有以得聖人之心而後春秋之正說可得而伸也史紀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襄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當故謙辭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澌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此是看春秋之要孔門高第惟顏曾學力已到庶幾可與權者此外如有子亦頗知通變游夏雖高第却恐未及春秋兼正變然大抵變多於正多是從權故非聖人不能作非孟子諸大賢不能透徹公穀費盡心思無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爲一貫也

春秋如正例變例之實此是澤破近代諸儒春秋不用例之說三傳皆用例雖未必盡合聖人然不中不遠近時說者則以爲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則夫子作春秋止是隨事記錄止如今人之寫日記簿相

似有何意義惟其有正例變例方可推求聖人本意且如某年某時某月某日某國某人滅某國此分明是惡其以無罪滅人之國又如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此人雖有罪然是公族觀聖人之意是以恩錄不以罪殺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亦是以二子故此是變例如此看方稍得聖人之心若說聖人止備錄使人自見則但是史官皆可爲何以見得春秋非聖人不能作又嘗見近世作宰相者用人之際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則一堂吏亦可爲宰相此說固是然亦偶遇可以不拘例之人則可若一切皆不用例則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可無例

亦猶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又傷己之不遇無以自見於世乃據魯史而作春秋以治亂臣賊子奸名犯分之罪其旨遠其辭文其事夫子若釋而不問何以誅亂臣賊子而垂訓後世哉故因魯史而筆削之其義則丘竊取之焉

夏適有陳恒弑簡公之

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爲說若
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
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
贊者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
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說大抵春秋
時史法頗難爲史官者亦只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
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
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
秋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

擬聖人也胷中權度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
故作史惟當直書爲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
觀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
載自惠公以後者所以撥亂也
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
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證百出弑父與君無所
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既踰無一合於古
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刪修之則二百
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
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爲元惡盾若不知情當只坐中途聞難而復不討賊爲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庶凶逆之罪其迹亦當與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況庶而不誅則盾與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爲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爲從父是固不可得而未滅者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爲國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弑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與穿同論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

易見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不有怒然却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說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若透得此關則春秋甚易說不透此關則縱饒說得好亦多是彊說而已

說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若專據經文而不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史者事也經者理也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總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

史則失之於經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

論三傳得失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在高第者則一再傳而爲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高第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間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是經雖存

而實亡也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故舍事實而求經自公羊穀梁以後又不知其幾公羊穀梁也然則春秋之道何時而可明耶

左丘明或謂姓左丘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澤謂去古既遠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則夫子修春秋蓋是徧閱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魯國事已素熟於胷中然觀聖人入太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況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其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間耳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如是之速哉竊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舛謬非聖人莫能刊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子得以筆削也觀夫子與魯樂官論樂則知樂之所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又或出於時君之意亦未可知也然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特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以示學者則雖高第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則雖亦未能盡得聖人

旨意然比之於不諳悉本末者大有徑庭矣故竊獨妄意從杜元凱之說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雖識見常不及然聖賢大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

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爲戰國時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眞春秋時文體戰國文字麤豪賈誼司馬遷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豐潤頗帶華艷漢初諸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其列於學官最後大抵其文字近禮記而最繁富耳

後漢書成於范曄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堯舜三代之史成於司馬遷便有秦漢間麤豪意思若以爲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戰伐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只後來方一見蓋此時將軍之稱方著耳

臘字考字書別無他義只是臘祭耳從鼠者蓋取狩獵爲義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爲有天下之稱也後儒不深思則謂秦始稱臘學者便據此以疑左傳此何

可信哉韋昭謂古車字音尺奢無居音其誤皆類此

戴宏序春秋傳授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據此則公羊氏五世傳春秋若然則左氏是史官又當是世史其末年傳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理或當然

穀梁如蔡人殺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弒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蓋是當來得之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又公羊是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訛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是有傳授然自傳授之師已皆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則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公羊襄公元年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與穆姜則不知其為宣夫人歟成夫人歟他如此類甚多此乃不見國史之明驗故二傳事多不可據

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為楚人此執一偏之說而未嘗虛心以求故也凡作史必須識

大綱領周雖微弱終爲天下宗主故當時作史必須
先識周事其次莫如晉楚國大而各有所屬若得晉
楚之事則諸國之事自然易舉矣然晉楚之事詳於
周者蓋周室微弱號令不及於諸侯而事權皆出於
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也他國如齊如魯
如宋如衞事亦最詳齊是魯鄰鄭亦同姓事關齊晉
楚諸大國宋是先代之後衞是兄弟之國交際之分
深故事亦最詳也如秦如吳事頗略後來吳事稍詳
者漸以彊大侵陵中國而魯常與之會盟故也當來
丘明作傳以明孔子之經若不博采諸國之史則此
傳何由可成今却以爲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

未嘗深求其故秖見其可笑耳今止以晉楚之事言
之則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及趙武屈建公子
圍爲宋之盟均載晉楚之事辭意之間多與晉而抑
楚而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其與諸國盟會事最
爲多而謂楚事最詳其亦不思之甚凡疑左氏他說
似此甚多然亦不足深辯也

說春秋者多病左氏浮誇然其間豈無眞實苟能略
浮誇而取眞實則其有益於經者亦自不少也學者
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譏左氏而澤於左氏往往多
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左氏 後人見其有乖忤處多不信其傳豈

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redacted]不知

左氏亦[redacted]不知經

○魯隱公不書即位穀梁謂之讓桓不正左氏以爲攝而不明斷其是非然既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應立而讓則謂之讓不應立故謂之攝桓母素貴稱夫人故也惠公晚年再娶雖是失禮然須是有王命然後可以成其爲夫人所以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室知有仲子者是將娶之時已請命于王王之此舉雖亦失禮然乃是爲桓公之地以見桓母素貴則桓公當立耳又據左氏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

葬如此則惠公已立桓公爲太子隱公之立不過承父命攝以奉桓安得謂之讓哉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魯欲聘爲夫人然惠公前已娶孟子蓋已數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可有兩適又難同姪娣又非是待年於父母家當時宋人蓋要魯以爲夫人魯之娶仲子蓋已先告於天子若不獲命則宋人必不與天子既許魯乃以夫人禮聘之則仲子必素貴與隱母不同此雖失禮然却是事之情實何休以爲隱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此亦非是隱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禮再娶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沒隱公之攝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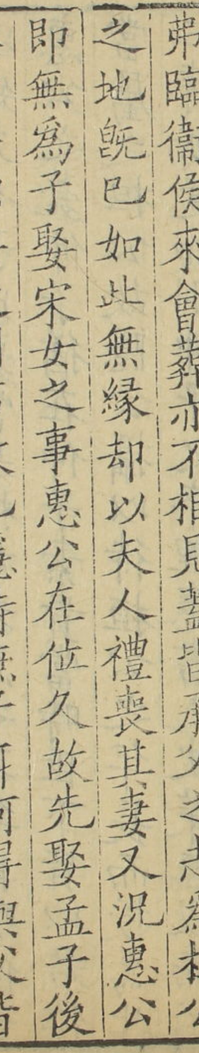
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而俟桓長傳稱惠公之薨有
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夫桓
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之攝乃父命明矣然則
隱雖欲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爲婚姻而惠公
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
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內有國
人歸嚮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
之也而況隱之志本能讓乎穀梁以爲讓桓不正此
不知當時事情若在當時必尊隱公爲亂非殺桓公
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此穀梁春秋開卷
第一義最謬者也若從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之

賢不可取
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達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
事情儒者生於後世而遥斷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達
事情故也使穀梁生於斯時則親見當時國人之情
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
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實爲能
遵先君之命則自不敢如此說矣若使穀梁生此時
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是導人爲不義此
說一萌不論事之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意壞盡矣
故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見之親當之則自
然合事情而無過論也聖人所以異於人者蓋雖一

切以禮義爲斷然未嘗迂遠而拂事情公羊傳曰立
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三代立子之法
必禮經之言也
公羊以尹氏爲譏世卿說春秋者往往從其說而深
闢左氏之妄澤以爲經所書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
是夫子創書凡史書之法告則書假令果是尹氏則
所以得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
哉夫世卿固當時之弊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
舜夏商亦皆然但側微者亦達隱德者必彰不純用
世家耳世卿之弊極於周末人情亦皆厭之故有譏
世卿之說然春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

果是周之世卿則書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
意豈不深險之甚哉
古策書之體甚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
便須考究尹氏名某既是周之卿却爲何官與魯有
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載於魯之史策既已不知來歷
又何以知其爲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嘗
與先君惠公有盟會故本以名赴而變文書氏以譏
之耳曰二百四十二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即
無男子書氏之例婦人所以書氏者所以別同姓若
魯昭公吳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爲
重其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只應

曰某官某卒若曰赴以尹氏而不稱名則決無之若曰赴本以名而夫子特改稱氏以譏世卿則是夫子始變動赴告策書之制使



不然

公羊穀梁不見國史故所載之事與左氏不同亦多是臆度之辭耳公穀之訛本非容心蓋不見事實而得之傳聞亦無足深咎但後之學者既見左傳事實則當依據而諸家說者乃更採二傳之事以釋經如尹氏卒夫人子氏薨是也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書此者所以譏世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中

世以後之通弊亦非朦朧書一尹氏所能救聖人褒貶之法豈若是深晦不明之甚哉所謂夫人子氏卒者穀梁以為是隱公之妻不知左氏據國史子氏實非隱公之妻所以知其非隱之妻者隱公當國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為君故史不書即位改葬惠公亦弗臨衛侯來會葬亦不相見蓋皆承父之志為桓公之地既已如此無緣却以夫人禮喪其妻又況惠公即無為子娶宋女之事惠公在位久故先娶孟子後娶仲子以其是國君故也隱特庶子耳何得與父皆娶宋女乎故知說春秋者當據左氏事實不當更惑他說所以知尹氏當作君氏者此蓋是省文法猶曰

君之母夫人某氏云爾既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書是以變其文而書法如此所以知夫人子氏薨當是桓母者惠之末年再娶仲子惠公之薨仲子猶在仲子素貴當時臣下皆以君位當屬之桓公故隱公攝以待桓公之年長而授焉此三傳所通知則仲子之卒理應書之史策無沒而不書之理若據公羊以爲是隱母穀梁以爲是隱妻則仲子之卒不見於經是隱傲然自以爲君而黜桓不得爲讓國矣若據左氏則惠公末年失禮再娶娶而生桓公未幾而公薨蓋遺命使隱公攝而俟桓之長隱攝之明年桓母卒隱將成桓之爲君故於桓母之卒用夫人之禮及免喪則考仲子之宮而初獻六羽焉此最爲可信可據蓋由公穀不見國史未足深怪後之學者既通考三傳則當有所決擇去其害義者豈可故從不根之說以瀆亂聖經乎

齊人伐衛衛人敗績若據經文有何意義及考左氏然後知經文乃是罪齊凡左氏有益於經皆此類

春秋難通者不一只如單伯送王姬經文與二傳亦不同一以爲送王姬一以爲逆王姬又據左傳則單伯是天子大夫據二傳則單伯是魯大夫魯使之逆王姬也此一事經傳皆異但左氏見國史則魯實無

單伯實是周大夫耳然書單伯送王姬在前書築王
姬之館于後却又似是單伯逆王姬爲是逆而後築
館焉於事亦似順此春秋所以難說及思之積一二
十年然後知左氏經傳爲是此處頗有曲折留以爲
諸生學問辯難之地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此杜氏之
失也不稱姜省文從可知耳又傳曰君子以齊人之
殺哀姜爲已甚矣此語亦失之哀姜以淫亂致慶父
之禍兩君遭弒國幾於亡魯不能容出孫于邾安可
謂其稔惡不討乎般及閔公皆其子子無討母之理
然則權其宜當屬之齊故齊人殺哀姜不爲過凡左

氏之失類此然其事却可據不可因噎而廢食斯
讀左傳者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
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
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曰譏以妾爲妻穀
梁傳曰立妾之辭三傳所說不同當以左傳爲是二
傳揣度不足據也案左氏哀姜私于共仲共仲因此
遂欲自立及共仲弒閔公故哀姜孫于邾齊人殺之
而以其尸歸故僖公立而請其尸于齊以葬此皆事
之情實見于經傳者具有血脉但夫人雖得以禮葬
然於禮典不應入廟與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與

享於廟因致之于莊宮左氏譏其非禮者爲其不當
致而致違周公之禮也夫夫人之薨焉有不在寢者
不在寢非姦則亂故絶之使不得配先君與祭享此
聖人所以正家謹禮垂訓于後而僖公以區區之仁
違禮犯義厚則厚矣其如先君之禮法何此事本末
甚完不可更從他說

左傳趙盾事首尾皆實惟越竟乃免語意不備故學
者多疑之若曰越竟乃免則語意備矣又趙盾
之罪與欒書中行偃不同書偃親爲弑逆然經却又
只書晉弑其君又不曾書討弑君賊當莫是書
偃爲政而別不曾討賊則弑主非書偃而何此等處

雖欲不信左傳亦不可也若歐公只據經文則書
得免於弑君之罪如此却出脫了多少惡逆之人澤
於此等處用工數十年甫乃得之須俟一部春秋筆
削本旨成而後其說乃定今固未可盡發其機也

左氏罪在甯氏之說澤數年前猶深闢之以爲甚贅
及後豁然既有所悟然後知其謬誤乃在澤不在左
氏然則讀書而不深思乃率意議議古人大不可也

公羊傳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
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公羊此處有斷制亦看得稍
活不窒滯凡春秋最難明者是篡弑穀梁陳殺其大
夫洩冶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澤謂穀梁此例則不知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及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晉殺其大夫里克晉殺其大夫郤克齊殺其大夫崔杼不知如何分別此春秋所以難說

春秋所以難明者蓋春秋是事易涉訛謬今同居一城府城東之事城西忽爾妄傳況於春秋列國事最繁傳聞者有遠近詳略眞僞或雜以好惡即乘其實如齊東野人之流蓋不一而足也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間却有老師宿儒相傳之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辭之亦易也較之左傳記事有本末眞可以發明聖經則相去天淵矣

春秋當詳考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而三傳去聖未久已多異同如魯隱公不書即位左氏公羊以爲攝穀梁以爲讓桓不正三者所見各不同君氏卒左氏以爲隱公之母二傳以爲天子之卿夫人子氏薨一以爲惠公妾母一以爲桓母仲子一以爲是隱公之妻遂使三世母妻不辯汨亂人倫說春秋之最謬未有甚於人倫不辯者僖公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一以爲立妾母夫人見廟一以爲哀姜有罪既沒不得入廟故因大禘而致之使得與享一以爲僖公立妾爲妻因禘而廟見蓋此一事或以爲生或

以爲死或以爲妾母或以爲妾妻或以爲適母哀姜其間非無正說但爲曲說所蔽耳

據凡例考國史說三叛人名之類此左氏有益於經舉大義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公羊名義亦多如七缺之類不可廢所謂七缺者如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澤舊未見此說却頗與之合

晦菴言春秋制度大綱左氏較可據公穀較難憑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又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曰左氏是史學

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

朱子說三傳以爲左氏見國史但義理未明公穀大義正却未見國史此言最要切又蘇子由教人讀左傳只是據其事實而以義理折衷此亦最爲簡當學春秋者不可不知也

論古注得失

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地名之類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經師遞相傳授所以可信而學者開口只說貴王賤伯內夏外夷尊君卑臣如事物名件地理遠近風俗古今之類皆置不問如此則焉往而不踈謬乎近嘗見一家解叔孫豹救晉

次于雍榆謂是識其還延次宿不急於救若澤解此事便須先考究雍榆地屬何國去晉魯遠近幾何凡師出裹糧所經過之國勢須假道告以救晉之故又當考究當時救晉者有幾國今經皆不書諸侯救晉而獨魯遣豹次于雍榆豈得以遷延不救爲罪且夫救晉者獲貶則安居坐視者率皆可褒乎其非經旨決矣

推變例以正褒貶信二傳而去異端此杜元凱所得可以爲法

只說元凱以例說經亦可歎也

人却去了義字

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背違經旨處然穿鑿處却少如說春秋二字云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如說東宮二字杜氏却云太子謙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他人於此等處必不取然澤却取之者以其說簡質正大有所包含非穿鑿之比

杜元凱信左氏澤亦只是信左氏但立意却微有不同亦只是毫釐之差中間却有大相遠處年四十時周正之說已分明至四十五六春秋忽大有所悟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杜氏遂分春秋之事以類相從推之以合此五者然不知有一事而備數義杜氏蓋未之思也凡此皆拘滯

而失春秋之大指焉
鄒世子忽復歸于鄭此是子忽也子忽正也世子則
明當爲君明當爲君則突之彊暴篡奪可見矣杜氏
以爲貶忽非也
魯僖公夫人姜氏杜氏以爲是齊桓公兄弟同出于
齊僖據傳則僖公即位之初距齊僖之後四十年矣
元凱何不思之甚歟若以爲是齊襄公女則於適母
哀姜爲妹父子同娶於齊襄亦恐無此理若以爲是
齊桓女則於事體無嫌何故經傳皆不載其事又況
齊女素貴魯若無慶父之難則僖公不過庶公子耳
彼豈肯嫁庶公子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

人說者遂謂立妾爲妻其誣罔甚矣夫姜者齊姓僖
公既未嘗娶于齊何故有姜姓婦姪立以爲妻乎又
禮記稱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則昭以前
皆須請命于周無立妾之事又傳稱自桓以下娶于
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如此則
謂僖立妾致廟以當廟見者豈非誣罔之甚哉曰然
則此夫人姜氏兩書于經誰女也曰去古既遠雖
無明文可憑然以意推之疑是子糾之女耳子糾死
而其妻孥在魯僖公爲庶公子年長故得聘其女焉
事既在前經傳無由得見然則姜氏自與齊桓爲讎
但僖公卻又與齊桓共修伯業冕戴天子所以同

會齊侯于陽穀又會齊桓于卞以桓公是叔父焉可無勞爲其有讎怨故須久而後見此固無明文但以胡文定推哀姜事例之則有可信之理耳蓋春秋是事須先考事實而後可以求經旨若不得其事之實而遽欲評論是非則如杜氏之詳密亦不免於誤也

魯十二公惟莊公成公是適然獨莊公經傳皆見成公則經傳皆無明文但據杜氏以穆姜爲成公母穆姜是宣公夫人則成公當是適然經既不書成公之生則杜氏之說亦未可據也又陸氏作音義十二公惟成公不書母氏蓋經傳無所據故也然又有說春秋諸侯會盟征伐多故設令是適長而始生之時君或在外亦不得行舉子之禮此又以事情知之

說春秋如杜預范甯儘精詳蓋猶是推究書法有所憑依特識見尚有未到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意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獲麟解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詳其說亦只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

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於夏時爲冬故書狩夫以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据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者又案何氏云絶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絶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絶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衍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觀何氏此說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孔子改周正也然何氏亦只謂此一年耳而近世說春秋者遂謂周不改時又謂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大失聖人尊王之旨豈非何氏作俑之過哉

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以爲干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范甯序謂穀梁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

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寧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澤謂鄭君之說雖或未備然大抵却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說春秋者不同范氏讎無時而可與通之說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實而失之執滯也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常在其中却如何說夫鳥獸行殺桓公者

齊襄也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王室既不能誅魯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爲國人所弒則魯又如何欲遷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蓋恕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故已屢書而致其意矣及讎人貫盈而自罹於禍國內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凶亂則亦庶幾可以雪恥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若如此看則春秋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春秋師說卷上

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新安趙汸編

周末及秦漢間用刑刻急士多習文法故說春秋者往往流爲刻急如公孫弘以春秋之法繩臣下唯知苛刻而已其於經旨安在史記趙世家孔子聞趙鞅不請晉君而誅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澤謂若依史遷之說以說春秋則輾轉迷誤聖經更無可通之期且形容得聖人不過是一直史亦可謂不知體矣諸儒說春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自韓退之春秋三傳東高閣之語爲盧同發而啖趙陸氏及孫泰山之學爲時所尚故歐陽公說趙盾事皆不用三傳而三傳愈輕矣蓋啖公佐始疑左傳爲作俑之首而喜攻左傳者常佐佑其說左氏又不幸誠有所短諸公遂因其所短併其所長厭棄之觀伊川於論語中有一二事皆不取三傳則其不信左氏亦多矣夫不取左氏而併不

信二傳則固應多用新說

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

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或謂先儒泛論大義今皆指爲虛辭毋乃矯激之甚歟曰自唐以來說春秋者高遠之辭日勝高遠之辭日勝則經旨當明矣而春秋訖無定論乃更盡疑三傳併與經之時月皆欲變易之則其末流又當何如乎故皆一切斷以虛辭將使學春秋者黜其聰明而專務簡要此斂華就實之說也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

獨取穀梁之說澤謂捨左氏可據之事實而從穀梁臆度之文非能明春秋者且謂內兵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其說尤誤蓋此是鄭求魯紀以與四國戰而以王爵序先後耳紀侯爵位在鄭伯之上安在以紀爲主乎此事止當據左氏經傳尋其端緒桓公欲平宋鄭故一歲之內三與宋公會盟及龜之會宋公不從而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此魯鄭伐宋之本也故武父之盟既畢經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未得志故明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如此則紀自是魯與鄭之與國耳豈可謂紀與齊戰而又謂內兵以紀爲主乎故傳又曰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宋爲鄭所伐故十四年冬經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氏之事深可據焉故謂紀與齊讎而爲此戰者臆度之辭非事實也

先儒云春秋者聖人之刑書謂春秋不用刑亦不可然若專以此求春秋則是聖人尚刑不尚德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意其次則莊周亦說得較平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最說得好

凡說春秋不可惑虛辭當務求切實若胷中無主更惑虛辭則終無所得矣如杜元凱春秋序大意儘明然求其切實則與序文不相稱蓋解經文時或錯謬杜氏且如此況其他乎董仲舒說春秋大義誠可觀然在澤亦止作虛辭看蓋仲舒學公羊者也焉能改於其失既未能改於其失則去經旨亦遠矣所說雖善豈不近於虛辭乎所謂切實者謂於聖人所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觀其實有所見否也如杜氏釋正月不書王云失不班曆此是實無所見夫不書王者罪諸侯也今云不班曆則是更貶王室義轉錯謬矣此是求其切實而不得經旨者也所謂虛辭者謂如尊

君卑臣貴王賤覇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本是古今之通義人人所知未是切要之法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亦莫知所措矣故凡一切紛紜錯雜之說誠亂人意若胷中無主既爲三傳所惑又益以二注及啖趙孫泰山胡文定諸公參差不齊之論則經旨何時而可明歟如孫泰山云春秋有貶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不勝舛謬又或以爲春秋皆是有過則書亦豈有此理惟孟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最爲平正不失之偏澤所以多取左氏杜預者以其稍平不

甚矯激可因以推求經旨但世人多惑於韓退之諸人之論不肯深信是以徒學其文辭而於經實無所推明耳昔有問於程子左氏可信否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此言本公正但學者素疑左氏又得程子此言轉更疑惑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說用夏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是春秋第一義已不信左傳矣時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所載事實皆可目爲虛妄豈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傳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可廢不但左傳也先儒說春秋大義雖可觀及夷考其事則所說多不合聖人意者蓋先儒不曾深考書法所以翻致乖異

左氏杜預欲求書法而未得然比之諸家尚有繩準近世諸儒雖務明大義而書法未明故大義亦晦諸儒說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夫其屈經也不言可知其失矣而屈傳者亦未必真合於經如曰經文脫漏經誤之類是屈經也然不知有未嘗脫漏未嘗誤者存如君氏爲尹氏仲子非桓母之類是屈傳也而不知傳之事實有不可誣者

春秋周易二書大旨皆失傳然周易於教義雖未甚明亦未甚失蓋周易所失者象學象學不傳則無以

窺見聖人精神心術之妙而易之所謂不測之神者不可得見然而於世教未甚害也若春秋則自孔子沒大義即乖左氏雖見國史然其舛謬亦自不少況公穀乎故春秋一經開卷即有同異如書元年春王正月只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意見自殊及至近世又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爲聖經之害莫此爲甚其開先儒之說害義傷教者不可枚舉是春秋雖具存而本旨既失遂無以識聖人維持世教之實而其謬說足爲世教之害者不必論矣

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春秋用周正之說以爲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爲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閒旱與十一月徙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而近世說者以趙岐爲非則是併晦菴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爲害不細前世士大夫學問却未見有如此者又見一說以爲正月者是魯之正月魯諸侯也諸侯正朔稟於天子安得有正月彼蓋嫌杜氏王周正月以爲周不曾改月焉得有王正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爲魯侯即位之首月其說妄誕不可解矣審如此何不去却王字以見明白乎據其說添一王字是爲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屬不成文理矣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

別無異辭惟近代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說胡文定公云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峰云商周不改月蔡西山說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云其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說起矣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從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

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爲證是不改月之說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案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爲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

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合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注釋縱謬却不至此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水漂殺熟麥及五穀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澤謂苗者五穀在田之通稱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熏蕕恐其亂苗漢書立苗欲踈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或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爲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今此是斗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斂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爲水所漂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與水會併穀苗皆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爲異此年不書饑者蓋水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苗爲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澤謂若以爲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也經書無麥苗又書大無麥禾皆是據收成之後計有無而書若以爲九月無麥之苗則所繫未重經決不書二不通也

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況書秋大水若以爲建戌之月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二麥尚可種豈得遽云無麥苗三不通也

據三傳商周皆改月據豳風則三正之說實不可破若據周禮則建子之正以之布政讀法夏正夏時謂之正歲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若案史記則周家建子改正之說甚明自可以破近代學者妄引商書之一句雷同是非如侏儒觀戲更不暇考耳

史記秦紀書冬十月故先儒皆謂商周不改月以澤觀之史記年月甚有法諸公亦看得未詳所以致訣但看年表等書便見史遷詳密處若曉得其法然後可決春秋之疑也

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爲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其說雖正然不及公羊蓋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爲得所以必須似此推

校者蓋公羊之義正則胡文定爲世子必誓於王爲
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
其說太矯激非正矣夫莊公爲太子蓋已誓於天子
天子已知其應立及君薨則太子嗣位嗣位而告喪
告葬歷三代蓋已有定例方其告喪告葬天子使來
歸賵此是舊典應如此及周之衰賵贈錫命之禮雖
有遲速或至全闕然嗣子承統必告天子當已在告
喪之時決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
位告葬雖未獲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正言順先
君既以禮葬嗣子名亦已達於天子矣豈可以爲擅
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夫子所削蓋桓公以去

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爲
父死於外子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羊之義所以
爲得文定之說失之太過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胡先生曰能與讎戰雖
敗亦榮以敗爲榮似非正義又王師尚不諱敗績魯
諸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又公敗齊師于長勺云齊
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善爲國者不師
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
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澤
謂桓公死於齊莊公不能復讎及讎人貫盈而死於
弒國內無主而僖公之子糾逃難於魯魯納之又不

能集事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帥師來脅殺子糾
譎取管仲當是之時魯幾於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
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又敗宋師于鄑則亦何以
立國君子於此當恕人之情抑彊扶弱豈得更復責
魯故知立論不可失之太過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胡先生曰始及齊平
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據
此說最爲平正意不執滯蓋在前讎無可通之理及
襄既以惡死納糾之事亦已在所可爲糾乃僖公之
子不得稱讎惜魯力不足以納耳桓公既立以魯納
糾之故交兵互有勝負既而爲柯之盟齊魯始平自
此之後不當復言讎矣夫姦淫之罪止在其身豈可
遷怒乎糾與小白既是僖之子故柯盟無所諱也
胡文定公春秋傳用舊說者多好如子同生只據左
氏傳發明自然正大其曰此世子也不曰世子何也
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皆正當之
論
案林少穎曰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
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由是而推則魯之用禘止行
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耳文王即周公所自出故
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乃於莊公廟行之
其僭禮甚矣林氏之說即趙伯循之說趙氏誤取禮

記斷章澤已辭之於禮經大典矣今案此尊文王爲
自出而以周公配則實舛謬不可解緣魯自有文
二廟謂之周廟其周公之廟謂之太廟今於周公廟
禘享文王則當於周公廟迎文王主以就食於周公
以享就毕以父就子恐無此理故澤直截斷以爲不
然據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迎六廟之主以就食於
太祖以毕就尊於禮爲順實無尊就毕之禮也若曰
於周廟禘文王迎周公以配則禮尚順但亦恐太僭
蓋絶類王者又況遍尋傳記亦無文王廟禘祭事學
者於此當闕疑安得率意而言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
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
祖蓋言惟王者然後有禘禘者謂於始祖之廟禘所
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不言羣廟者以下文諸侯大夫
士推之從可知也蓋諸侯則四親廟而上及太祖天
子則自親廟而上及始祖之所自出其義甚明非謂
止於祖廟祭所自出而羣廟皆不與也周公廟自合
子孫以祭則謂之禘經書禘于太廟是也若文王廟
則以四時舉常祀理應特祭若應禘之歲或可迎周
公王於周廟以配享文王如此則禮意不舛然魯禘
乃是變禮不皆與天子同

先儒謂魯禘非禮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澤以爲

據禮記夏商諸侯皆有禘祭是時祭之名周始廢諸
侯禘祭而獨魯周公得行此禮者是以殷諸侯之盛
祭與之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禮則於周不爲僭此
是成王斟酌禮意所以殊異周公然雖用殷禮亦是
五歲一修非常歲之祀其後周室既衰始僭用於羣
公之廟所以孔子稱魯之郊禘非禮者爲此也郊之
非禮是平王時魯請于周天子使史角賜以此禮曰
然則何以知魯周公廟禘祭之爲殷禮乎曰諸侯禘
祭本是殷禮所以周公之牲是白牡故魯頌曰白牡
騂剛白牡是殷牲周公用之騂剛是周牲伯禽用之
因此又知魯太廟祀周公伯禽以下皆與此即殷時

諸侯禘祭之制周人以其太盛逼近天子故代之以
禴禴則從薄薄則不合祭而於當祫之歲舉祫祭焉
鄭氏云三歲一祫若魯則當祫之歲禘于周公此爲
最異耳然雖是殷禘禮而三歲一修或云魯三歲一
祫五歲一禘但魯公以下雖皆與祭而禮秩視周公
則皆降其後諸公始皆用僭禮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林少穎取公羊之說謂以妾爲妻云致夫人者時君
之夫人也以公無逆女夫人至之文則知妾媵而立
爲夫人致之太廟以當廟見之禮此說恐非是據春
秋惟哀公以妾爲夫人僖公之時猶秉周禮不應全

不畏公論而顯然致妾於太廟又齊桓時爲霸主桓公之命曰無以妾爲妻豈有切近與齊世婚莫如魯又是周公之後乃公然廢周禮違霸主之命而以妾勝爲妻恐實無此事又古者諸侯娶而後有妾勝所謂一娶九女也今以妾勝爲妻是僖公嘗正娶矣然則僖公果娶何國之女乎據僖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又十有七年經書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然則此夫人姜氏再書于經者豈所謂妾勝耶其不可信必矣詩人頌僖公曰令妻壽母若以妾勝爲夫人豈所謂令妻乎又傳嘗譏哀公立妾爲夫人曰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

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矣如此則哀公以前未嘗有以妾爲妻者故知當據左氏事實以禘而致哀姜著失禮爲正

林氏曰三傳謂虞虢爲諸侯愚以爲非夫當時諸侯無小大遠近皆與魯有朝聘之交喪葬之及與盟會征伐虞虢若實諸侯安得六十餘年未嘗有事書于經乎周封諸侯唯宋以王者之後得封公其他雖周公太公之子亦不過侯爵虞公安得特封公乎凡國名必取之於其地今云虞者獨取於其字豈諸侯乎然則虞公者何人耶曰天子三公如周公祭公之類也虢君亦然雖於經無見然左傳謂之虢公醜則又何

以知其非諸侯乎凡經書滅國必曰滅某國奪邑則曰取某邑號實列國則何不云滅國而曰滅下陽乎故知下陽者虢公之采地非國也不曰晉取者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若國然故虞亦不云滅而但云晉人執虞公聖人意者不忍周室之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而微文以見意猶王敗于鄭而經乃云陳人蔡人從王伐鄭與茅戎戰而敗經不書戰而云敗績于茅戎之類也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者罪虞爲首惡也此書晉人執虞公者見晉執天子之三公不道之甚矣

林少穎有春秋說數十處然大抵不純其書時日月

下篇最善其言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倒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爲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槩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爲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蟄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曰之也間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

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内大夫卒亦當日
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
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
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
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
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雨不
克葬者二況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
公十年五月晉侯孺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
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
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
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
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
史其義則丘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
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
月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林氏書
時月日凡兩篇此篇最當理故録以備觀覽

晦菴先生所以不主張春秋學者蓋三傳已有異同
而諸家又無定說所以荅門人問云諸家春秋解某
信不及胡文定公春秋解某亦信不及知得聖人意
思是如此否又謂學春秋者多穿鑿嘗謂學者曰今
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地中得孔子家奴出
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耳又曰春秋自難理會

又曰此生不敢問又門人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个王正月便說不去又曰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案先生前後荅門人之說大略如此所以先生終不肯解春秋者亦由衆說不齊之故然亦須曉先生微意蓋說春秋者多泥褒貶先生主意不欲泥褒貶是欲矯諸家之失孫明復說有貶無褒先生則云晉士匄帥師伐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與他是欲正孫明復之失又當時說者尚新奇故獨取蘇子由呂居仁說得較平是不取過高之失又如定三傳是非便見三

傳之失不取諸家便見諸家之失此等處亦已分明但當時胡文定公春秋方爲時所尚先生若解此經須是看得處處完備乃可如此則亦甚難然先生於大意已得之澤之用工亦大略如先生所說又先生謂左氏見國史事可據澤亦只依據左氏事實別無他巧又澤今日理整此書亦是伊川晦菴欲爲而不及者所以自謂是補續先儒未了之工也

春秋所以難說者蓋是去古既遠多失事情然公穀去古甚邇而說錯已不一況其他乎如魯隱桓齊子糾小白雖歷世大儒亦莫能通其說據何休以桓母是右媵隱母是左媵據澤說桓母是失禮再娶而非

勝子糾之死則據論語子路問管仲之事夫子不荅所問而專論管仲之功子貢有疑於夫子之言故又問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可謂善問矣而夫子亦殊不荅所問乃更推大管仲之功至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言學者疑之而皆不得其說集注引程子之說以釋疑以澤所見此不過用後世大夫士庶人之禮以定尊卑以斷春秋諸侯恐未能釋疑而更增疑耳不知古者諸侯立子自有定論乃是論其母之貴賤初不以年唯立適而後論年耳故公羊傳曰立子以貴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其義甚明必如此而後可以杜爭端定民志

是故庶子雖甚長且賢可以爲君而適子甚幼未堪國事然聖人禮制乃在幼適而庶長不論也

春秋關涉大義最緊切者有二事桓公子糾齊陳桓是也古人立子皆須論其母之貴賤諸侯一娶九女皆有一定之班序據左傳齊桓衛姬之子杜氏曰衛姬齊僖公妾又曰子糾桓公庶兄史記亦同子糾母魯女既是魯女則位次不卑當在衛姬之上伊川既不信左傳而專以年長斷其當立又不復論其母之貴賤然則適夫人無子而媵妾皆有子儻賤妾有子而年又長則當立賤妾之子乎足以見當時禮制之必不然矣夫媵妾既多貴賤無等寵子爭立而無禮

以爲之裁制將如之何故丸女班序之制決不可易
聖人所以辯上下而定民志古人用之安可廢也娣
媵之見於經者如堯之二女其一即娣紀叔姬是從
姊而嫁亦娣也伯姬歸于宋經書三國來媵則媵之
名見於經者如此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則娣之
見於經者又如此何休注公羊之說蓋雖衆多然於
其中須有上下貴賤少長如無適子而立妾子則各
隨其母之貴賤而不專以年若如伊川以桓公是兄
則以桓公爲當立而不知非諸侯立子之制也夫宮
闈之制若非班序貴賤之分素定則亦常爲亂階故
何休立子之制說春秋者決不可廢也伊川固不屑

於此若澤則不過依三傳可據之文採諸家禮意之
合於人情者而又別尋向上工夫則如桓公子糾之
事亦已明白初不在於翻倒傳注而別爲之說也桓
公子糾事在春秋經傳甚可解在論語則甚難既未
有人曉得只當闕疑爲是所謂向上工夫者今且略
說蓋古人立子論適不論年長縱不是適亦須論其
母貴賤如晉人欲立長君選擇羣公子亦先論其母
今既不知子糾之母貴賤已是難斷所以只當闕疑
但據穀梁先序公子糾次說公子小白公羊謂桓公
爲篡子糾貴宜爲君此是當時事情又荀子謂桓公
殺兄爭國則子糾是於次應立推尋到此只見得桓

公是篡所以向上更有工夫推到極處則聖人之意
自見而論語方可說又子路子貢亦只曉得桓公是
篡蓋當時公論不直桓公所以疑而問公羊以桓公
爲篡今試立例以推之謂如齊襄公是適長嗣位子
糾是齊僖右媵之子桓母卻非兩媵之數乃是衆妾
之子則桓公是右媵或左媵之子而與
子糾同母桓母卻是衆妾則桓公亦是篡若子糾母
是右媵桓母是左媵子糾於次亦應立若子糾母是
夫人娣姪桓母卻是兩媵娣姪則子糾亦應立此又
是一節工夫上面更有工夫在澤推春秋如推校日
曆相似分毫不可差忒推到盡處自然見聖人之心

然亦有窮極推不得處卻須要悟如桓公子糾事非
悟則不化不化則終礙理

子糾之事今更推未盡之說謂如公子遂生稱公子
遂死稱仲遂古人名字似此者不一用此例之則公
子糾生則以魯君故單稱糾死稱子糾者是閔之而
稱子也閔之而稱子亦所以見桓公不當殺糾是忍
於賊害其同氣又設令子糾是弟則以諸侯之制言
之兄殺弟而弟乃是應立之子則自應坐篡奪之罪
今止以死書字例言之則糾之死是聖人所閔殺糾
者自應有罪蓋因爭國而殺縱不是篡亦是奪或問
何以分篡奪曰貴賤相去遠而賤者乃立則是篡二

傳謂桓公篡是也貴賤相去不遠或兩皆可立而彊有力者得之則是奪伊川謂桓公以兄殺弟亦其類也所謂兩皆可立者謂子糾若是姪之子而年幼桓公是娣之子而年長則二人必爭立勢無兩全王道脩明之時自應聽命於天子今天子既不能治諸侯則彊者必立弱者必死雖王制不行而公義裁之豈得無所曲直設令是子糾立而殺桓公其罪亦然故用伊川之說推之桓公終不免罪在王法所當黜若以二傳推之則子糾長而貴桓公是篡無他說也明者於此詳而察之而又有所悟焉則聖人書法始明而論語召忽管仲之疑釋然矣

晦菴論里克一事云後來殺奚齊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爲申生伸寃又讀胡文定公春秋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引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又曰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又讀晉里克弒其君卓曰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澤謂里克實是已弒二君不煩多說獻公用荀息爲卓子傅令里克殺荀息只以大夫專殺已是應誅若更殺君之二子則一身不足以償三罪又何用設爲枝蔓之說以求奇乎先儒是要推本獻公殺申生之事里克又是傳太子之人其意欲爲重耳夷吾之地故疑

里克可以不死不知事變則情遷在獻公時則爲寵待淫嬖殺逐諸子絶滅綱常在奚齊卓子之時則是繼世之君爲臣子所弒豈容執泥前事乎澤於二禮甚費考索周易頗復象學然猶不敢自以爲能亦不敢多議先儒唯春秋一經先儒亂說遂使聖人本旨幾二千年而不明故不得不以斯文爲已任也

公四不視朔杜氏謂十二公不視朔唯此書者以見公疾久且明非詐蓋當時齊欲與公會而公有疾齊侯口請侯公間杜氏所云得其事情矣四不視朔則不視朔者四月耳明疾愈則復常非遂廢禮也而論語集註乃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亦似失之太快

嘗見呂氏說楚子麇卒以爲楚靈王未嘗弒君故經不書弒此殊不解事若如此則是左氏妄加人以弒逆之罪便當刪去傳文若干又此一事不可信則其餘皆可棄擲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事以爲貶楚不當納亂人亦未嘗不可但恐聖人所重在存國唯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聖人忠厚愛人存亡繼絶樂與人爲善者若以爲貶雖未必不通然却狹了聖經也蓋楚伐陳本以討徵舒納公孫寧儀行父爲說今殺徵舒而却縣陳則二子無所歸是楚食言矣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所歸故詳書之所以予楚此是聖人用意深處

當精思之不可只於皮膚上看

春秋師說卷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師說卷下

新安趙汸編

論學春秋之要

晦菴言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或問於程子曰左氏可信否曰信其可信者朱子亦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又曰三傳唯左氏近之蓋疑之中又信信之中又疑據澤一得之愚則須全信左氏事實而闕其浮誇與義理錯誤處而後春秋可說此乃簡要切實之言若且信且疑則無益矣然杜元凱深信此書而亦未見有以踰人者此則

理學未精之故今生於河洛考亭諸大儒之後理學明矣若以此而學春秋更用丘明元凱之功則經旨自應卓異然伊川晦菴於此一經乃未嘗有成說者此則不曾用得丘明元凱工夫之故蓋用得元凱工夫只可到得丘明工夫只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經旨尚隔數程到此却只須虛心靜定涵養然後聖人之心乃可得見及其得也則凡一切要妙之義不論大綱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討論意思中而其事迹亦不過據左氏見在之文未嘗有所移易變更而義理自然的當精妙今學者舍鄙言不肯從事而徒逼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

也

學春秋只當以三傳爲主而於三傳之中又當據左氏事實以求聖人旨意之所歸蓋於其中自有脉絡可尋但人自不肯細心推求爾

春秋書法須考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事同而書法異書事異而書法同正是聖人特筆處大抵先於夫子未脩春秋前觀之然後沿流而下綱擧目隨無不脗合若只從隱公以後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

春秋本是記載之書記事而提其綱要以著得失明大義也學者只當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然

自三傳已有不同難以歸一至于近代各信所見視
三傳甚輕故晦菴先生不信諸家傳註而亦自謂春
秋難說決意不解此一經澤一得之愚以爲衆說雜
亂難信誠如晦菴之言然若遂以爲決不可通則亦
太過矣蓋短中取長未嘗不可今若於左丘明杜預
上更加向上工夫則考事既詳義理分明亦焉有不
可通之理澤既積五六十年之勤一旦大有所悟遂
通聖人書法嘗謂物極則變變則自然須復其常應
諸經要妙不傳之旨天地神明不欲使人知之則無
如之何若天地神明一旦欲使人知則澤適乘其機
而悉得其說矣蓋用工既深篤信聖人天理亦有時

而復故也

說春秋當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說春秋者未之聞
也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秋公子遂
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伯諸侯之時魯亦
未嘗如此原其事情雖爲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
是爲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
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爲齊而子卒夫人姜氏
歸于齊公即位皆遂之爲也一歲之間書卿聘齊者
六此果何爲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
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
謂事情此所謂以經證傳亦復以傳證經也此爲說

春秋要法

左氏雖見國史識本末然所好惡與聖人異者常多公羊穀梁大義雖有可觀而考事益踈亦非可據以求經旨者然三傳去古未遠三家之註義例雖不同然猶勝於近代去聖久遠遂乃肆意創爲新奇一切汎濫不根之說者故澤於此每用先儒取蘇子由春秋說之意只據左氏事實而參以公穀大義其衆說不齊者每虛心以求至當之歸其不可彊通者則勿忘勿助以待理熟而自悟及其有悟則亦多在左傳中而二傳亦時有所益是以不敢輕毀傳註嘗有言曰讀書之法務要虛心勿先以一說橫於胷中遇有

疑處亦且存留不可遽執所見如公羊穀梁最難看蓋事訛錯而義理時有可觀善者從之而可疑者闕之久之事既順序而義理亦明然後是非可定古人最可取者莫如鄭康成杜元凱元凱於義理雖隨左氏而錯然推校經傳亦最精詳但得崇信左氏事實於經甚有功學春秋者若不出於此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說春秋當據左氏事實而兼採公穀大義此最爲簡要

杜元凱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此於春秋最爲有功澤之用工大略亦倣此但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力加

辯明庶不悖違經旨此所謂愛而知其惡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學春秋以考據左傳國史事實爲主然後可求書法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法者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只就史字上看便見春秋是紀事之書學者須以考事爲先考事不精而欲說春秋則失之踈矣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史法要精熟書法要委曲求合于中近代解經不通逐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備文卷雖可照刷其若情實何

古人說春秋大意如公羊穀梁緊切數條之外則太史公予聞之董生一段議論甚正大無一語不好又如左氏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及三叛人名之類皆理明義正春秋大意亦自可知但欲推究精密旁通曲暢使筆削之指曉然則前之衆說俱未得爲完備故春秋一經所以自秦漢以迄于今未得的當之說者正以此爾晦翁深知其故每荅門人以爲不知孰爲筆孰爲削又公羊云其辭則丘有罪孟子亦曰罪我者春秋今讀春秋亦未見得聖人許多擔當處凡春秋所以難說者晦翁此

言已得其槩矣此是灼見諸儒之病深知聖道不可淺窺澤所以勤苦四十年孜孜汲汲晝夜以思者不過爲此而已大抵先儒非是不曉大意止是推測本原未盡此經傳註已多然只當以丘明元凱爲主却更加精思別用一種工夫上泝其源下沿其流游心既廣冀有觸悟如此而後庶幾眞有所得及見春秋本意之渾全譬猶登泰山日觀窮咸池扶桑以覩大明之升光輝爛然萬象昭著而宇宙間雲霾物怪各已消散若所見果能爾則大義始明而凡舊說之迂僻固滯淺陋怪誕之說不辯而自破靜而思之雖於民生日用未有旦暮水火之益然而敎義亦已明白

眞曠世之奇事也

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所以如此說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辯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辯既決則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說異端不待致詰而無所遁其情矣

晦翁謂春秋所以難說者如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看春秋便不見得何者是聖人所削亦便不見得如孟子所言晦翁之說如此澤謂如書弒逆直史所書是如此聖人與直史之功何以辯若果無辯所書亦是如此澤謂如

則直史所書亦可以懼亂臣賊子何必聖人乎如此推尋方有意味所謂直史所書與聖人同者如趙盾弒其君崔杼弒其君二國之史已如此書其餘諸國書法亦必皆然據此則聖人果何以與直史異如是推究見得春秋果是難說則始能不惑於傳註却方別下一種工夫庶幾看到的當處耳澤之學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遠故難爲功今以其嘗涉歷者告人人猶疑其誕謾也

凡說周易春秋既看傳註了須要換却精神心術方可若有所得自然觸機而悟其機栝亦初不離經傳中但人自不見爾正如周易先天圖在康節看自然生出許多道理在他人看只是覺得伏羲布置亭當而已故凡讀書爲最難世人只是通其訓詁文義於妙處實無所契澤於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慮既極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

說春秋所以難者緣書法難考端緒亦不一聖人又未易知今說春秋若將二百四十二年通求其義亦未必能知春秋若將一二十年書法通看亦未是知春秋唯是上將一二十事詳細推校看到的當不可移易處然後知春秋果非聖人不能作

周易雖失象學春秋雖失書法然經傳中未嘗無端緒可尋但人自不曾精探力索耳若尋見端緒自然

合得經旨不患人之不從故周易春秋廢墜尚有復之理若禮則本殘闕之文遇有疑難更難考據

魯隱公居攝凡事謙讓故號令亦往往不行如羣帥師是也無駭入極無駭卒挾卒皆無氏此皆謙不敢自謂爲君所以如此及無駭卒則不可無氏所以始賜之故後來都無不賜氏之例唯溺會齊師然却是貶所以去族非不賜也凡推春秋當如此

凡看春秋苟能知其大意正不必安註脚所謂得大意者如玩易必須曉卦象爻象使之透徹及識其變處則易之辭自然易曉矣春秋是事却須考事之本末而照察其情又須推原聖人所以作春秋或筆或削之指則春秋自然易知矣

周易春秋是有繩墨規矩之文不比他經學二經者若知其有繩墨規矩則始可學此二經者若能探其言知其繩墨識其規矩則雖不下註脚而經旨亦明澤於春秋乃是逐事事比量錙銖計較務適於中用心既久始能純熟所以後來說易又較易蓋二書雖不同而聖人之心精妙則一春秋方嚴而有温厚者在周易通變而有典常者存圓融以求之則理可得矣昔張旭學草書見舞渾脫劒器及擔夫爭道而大進彼執技者猶有所感發則澤因春秋而悟易以經識經豈妄語哉

澤說周易所以較易者蓋是先於春秋已用過精神心術所以觸機易悟

凡諸經最難通者周易象學春秋書法二禮祭祀大典三者其難實均以精微隱賾言之則易難於春秋春秋難於禮以歷代事體言之則禮難於春秋春秋難於易然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通其一則餘二者可以觸機而悟也說經欲全通甚難如易春秋須要全通諸家傳註最好者只是藉作梯級更於傳註之上別用一種工夫虛心以求勿忘勿助以俟理熟到得確然不可移易處則固滯始化方是眞得然後可以旁及餘經不然則固滯未化了

可旁通也

春秋所以難看者蓋是大意不定今欲如此主張及至入其中又不知不覺錯了大抵如看千門萬戶之宮乘高以望盡在目前巧思者觀之便知其中曲折深密處若無目力者亦見大槩但入到中間却不論巧拙皆眼迷心惑矣伊川先生說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唯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時措從宜四字最好但據澤看則春秋難知者固是時措從宜而易知者亦未嘗不是時措從宜也

諸經如詩書大意亦可見其古註及近註不可偏廢周禮關繫古今時俗若不識古今之變則此經實不

易學澤雖先從事於易春秋然所得實自周禮始凡近世疑周禮處必竭盡其愚以發明之既用其誠是以神明亦若有默相之者其後稍悟於易春秋蓋以周禮爲之先也然易與春秋其難易亦不同春秋自三傳已錯去古近者尚如此況去古遠者乎大抵春秋由先儒各執所見亂說故最難識本意澤於此書蓋極其勞苦其求之未得則日夜以思粗有所得則喜得而未快則亦抑鬱久而後釋然無所滯礙然使其稍有名譽顯著於世又安能始終用志於此久而不變哉故春秋爲最難而易次之非易累易學也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有一定之理大意可得而推設令不能精微其所失未遠若春秋則事理差訛謀王斷國者遂從而舛錯爲害不小如春秋復九世之讎聖人曷嘗有此意而漢武帝執此一語遂開西北邊禍及平民殫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言哉春秋非聖人不能脩蓋是撥亂之書不得已而作所以有許多委曲難看古書未焚策牘具在不脩春秋一一可考諸侯之史又存則此時春秋爭一半工夫所以左氏終得彷彿者是親見國史故也焚書之後舊史皆無可考則春秋自是難說但先儒於易說處却亦多失之

說春秋須要推究事情使之詳盡然後得失乃見如

澤說桓母仲子是惠公失禮再娶乃是推尋始見得如此所以確然自信不惑蓋經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若以仲子爲適則正當祔廟不應別立宮若謂母以子貴則魯十二公非適出者尚多皆未聞爲其母別立宮者別立宮止有仲子蓋是嘗以夫人禮娶之故特異之也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如此則惠公之娶仲子蓋已請命於周室周室知有仲子所以後來天子歸其賵也如此推尋則知當來仲子歸魯是以夫人禮聘之明矣此雖失禮然在魯之臣子則不當論澤於春秋只是說得較乎亦是推得頗盡若推得未盡則斷斷乎疎略矣如杜元凱亦自善於推尋只是不曾推尋得透徹所以窒滯不通

推春秋之法不一而足固有一見即易知者如衛侯燬滅邢是也有思而後得者如晉侯執曹伯秦伯伐晉之類是也有思而得而不完者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晉人執虞公之類是也有思而不可得者如顚倒宋鄭及齊崔杼弑其君光之類是也凡若此類使人徒用其思竭天下後世之精神心術而莫能通其說春秋者當先以經證經又其次引他經證又其次以經證傳又其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亦復出入諸

書如此則用心密而乖謬少矣或謂傳不可以證經此則不然夫作傳所以釋經若釋經而無傳又何所據傳是文卷經是結案斷例然亦止是左傳可據若公穀則但採其義理條貫而已所謂以經證經者謂如一時不雨則書時即此便可證春秋二字齊侯逆王姬便可證單伯送王姬妾母薨葬便可證考仲子之宮此是經自相證次引他經證者如諸侯同盟有周禮可證九合諸侯有論語可證是也所以謂之以經證傳者如書楚公子干出奔晉便知楚圍是篡傳文不妄書葬莊公便知國內亂而緩葬書晉人執虞公便知滅虞號之事傳文可據所謂以傳證經者謂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殺在先而經書在後蓋是從赴又如狄滅邢衛晉侯召王子般卒子卒之類皆當以傳文爲據經文則有所諱也又如傳稱成季奔陳而經不書季子來歸此是以傳證經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說春秋如公伐齊納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甯喜弒其君剽此等處皆是看春秋緊關不可不知

凡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要識聖人渾然醇厚凡一切峭刻煩碎之說皆除去之毋惑傳註而後聖人之旨自明褒貶得其當矣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大抵說春秋若太

急迫則所謂疾惡太甚須是較平則聖人之意自見然必須推究令詳盡乃可

說經當務平正不可失之偏九不可好奇立異如春秋有貶無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異然其說自窒礙不可行徒欲得立異之名爾二百餘年豈無一人一事合道理豈可謂之全無褒乎如季子來歸既稱其字又稱來歸是喜之之辭安得彊以爲貶又如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此亦是書其得禮但貶多而褒少則有之然又有褒中之貶貶中之褒其義不一而足不容以管窺爾

說春秋當先識大意謂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外求之若不識大意而於逐事推尋則舛謬必不少矣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曷謂謂文王也此已失之拘滯若復推究其極則文王雖爲周家始受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諸侯耳文王自承殷正朔曷嘗自以建子爲正乎今直以王正月爲文王是改殷正朔自文王時已如此其爲教義之害非小小矣故說春秋易致差錯杜元凱却云魯隱之始年周王之正月此言平正無疵杜氏於大意固亦未甚明然較之他人則有間也

經旨舉略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賵死

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尋其事情惠公失禮再娶仲子蓋嘗假寵於王命以爲夫人故王室知有仲子仲子得與惠公並稱蓋王室已嘗名之曰魯夫人也然失禮甚矣

考仲子之宮所以得書於經者其義有二始用六佾一也仲子雖貴然桓未爲君隱公能堅讓桓之志故尊桓母兔喪而作宮又謀於卿大夫以定其樂舞之數此亦稀有之事二也以此二者故書蓋子爲君而尊其母此爲常理在隱公則爲賢然此事猶有可疑者妾母立宮既有定制則樂舞亦必有定數何故至仲子始定樂舞如此推尋又似前此妾母未嘗立宮或止是祭於寢別立宮者止有仲子所以見其始以貴聘故其終也特異其禮與又六佾始書於經則魯先君之宮皆僭用八佾明矣及仲子立宮乃是創見故疑八佾之舞而問於衆仲初獻六羽也以其是特立之宮故可更議其制若先君之宮則相承僭禮已久不可輕議是以獨仲子之宮用六佾焉竊謂此說頗合事情但妾母祭禮終不可見據穀梁則當築宮以祭子祭孫止然其說太簡略矣夫築宮一世而遽毀果合禮意乎故竊以爲不築宮則已若築宮則亦當以親盡爲斷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宛者何鄭

之徵者也邶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何休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之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稾穀而已澤謂據何氏止是東方諸侯耳三方從可知然則諸侯湯沐止四井而書於經者記禮之廢有感於王室微而無復巡守也

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范氏曰祭公寀內諸侯爲天子三公者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故春

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到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逆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尊于其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比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澤謂范氏說固善然天子親迎之禮終不見明文於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親迎爲證則文王之初載其時實諸侯耳未可據以闢左

氏說也記所云繼先聖之後則凡諸侯亦孰非先聖之後乎魯衛晉蔡曹滕出於周之文武宋杞陳爲先代之後大抵多是聖人之後也爲天地宗廟社稷主者亦據魯祀天而言耳既用先代禮樂安知其不祀天乎凡此恐未可據以爲天子親迎之證恐古者必有天子親迎之禮其後未必行況當春秋時魯君往往皆是遣卿諸侯亦已皆然當時事體自應如此不可責以舊禮況天子乎大體春秋時敵國既多諸侯守宗廟社稷之重若一一修親迎之禮自於事體不便禮有因人情而變者故春秋娶女雖不備禮而天子諸侯俱遣重臣亦禮之變也又當時天子諸侯其他廢禮越禮者何可勝計若於此責之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謂矣

鄭伯突出奔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突不正卻稱鄭伯是從其實忽已爲君尚稱世子是明其爲正若皆書鄭伯則二君爭國一出一入間無異事曲直莫辯故忽只書世子則突是篡可知突不貶者魯宋爲之主已成爲君故從其實而惡自見然則屈忽稱世子者所以伸忽也

桓公子糾之事案程子之說以子糾桓公爲襄公二子據左傳則云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齊桓乃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案程子以桓公爲兄子糾爲

弟據公穀及三傳之註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言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則子糾乃桓公之兄也又據古者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則取於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取於右媵娣姪右媵娣姪無子則取於左媵娣姪故凡立子皆是隨其母之貴賤今桓公之母與子糾之母其班序高下無得而考則桓公子糾之孰爲應立皆不可知故其是非不可懸斷但公羊穀梁去古未遠皆謂子糾應立所以不直桓公至謂之篡又謂經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是自殺其應立之子又桓公既得國而猶欲殺子糾者蓋有

應立之道是其所忌若當時桓公果是兄子糾果是弟桓母班序又高則可用伊川之說子路子貢亦可以無疑今二子皆以此爲問者是當時公論不直桓公皆謂子糾應立桓公不當殺兄然夫子皆不荅所問乃直取管仲之功此則正是聖人妙處不可窺測者也然夫子不責管仲以死者蓋公子無爲君之道師傅先君所設不可純以臣禮律之有患難則相與周旋既已宣力效勞竭盡其節而偶脫虎口者則亦在所可恕如管仲是也若桓公子糾事須案春秋經文爲正不案經文則不見聖人之妙

桓公之功最著於存三亡國而其最謬莫甚於釋慶

父皇克而不誅

魯莊公蓋亦崛彊偃蹇桓公雖覇終不往朝之却因納幣觀社逆女方往齊固皆是非禮然亦足以見莊公於齊亦頗偃蹇其於齊皆以他故往自夫人至後亦不復往齊止會遇而已蓋終不曾特往朝之齊却親魯此桓公所以爲賢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蕭叔蓋朝齊因公在穀故就朝蓋前此未嘗相見故行朝禮禮有從權杜氏謂嘉禮不野合非也又以叔爲名澤以爲字又齊與魯遇蕭叔在焉自不得不見又遇禮簡易諸侯體敵可用遇禮蕭是附庸雖邇近於理應朝

齊仲孫來傳曰齊仲孫湫來省難澤謂諸臣以私事來惟王人書故書祭伯來是也今仲孫之來實齊侯之命其名爲省難其實爲覘國而上

所以疑之也齊有因亂取魯之志仲孫之來魯之存亡得失所繫而止以四字録之所以使人深求其故也存國體故不書省難非以嘉好聘故不書使不書使故不復稱名不稱名則若以私事自來蓋亦陽若不知其故者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然仲孫之志亦欲存魯實亦賢者不書名亦所以嘉之桓公終亦存魯能改過遷善有存亡繼絶之德故終録其使變其文善其辭簡其字而意義深矣齊

侯之使仲孫善惡未判仲孫歸而魯之存亡始決故
書法如此善處大變故者惟聖人獨能之
衛侯燬滅邢先儒皆謂譏滅同姓澤更推尋以爲凡
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當來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
於天下既已封伯禽於魯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荅
周公之勳勞及至春秋時往往爲人吞併今邢又爲
衛所滅矣邢與魯同出自周公則邢之存亡於魯甚
相關衛既忍於滅周公之後而魯不能爲之請於天
子請於大國請於衛以復存其社稷以篤親親之恩
聖人深有感於世變故書曰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
而亦繫於魯也

天王狩于河陽於史當曰晉侯召王今史記書晉侯
召王于温此所謂直筆也然則厲聲色以罵人人未
必服何則忿戾諱過者恒多則嚴督責之說有時而
窮矣聖人順天理之正明君臣之義爲之改書曰天
王狩于河陽豈非過惡揚善成人之美哉雖使晉文
公復生親見夫子書法亦將帖焉心服可以坐消其
彊猛之氣而遷善遠罪之不暇矣此其比於直筆豈
不百倍其功哉
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
于陳公羊穀梁似此等處多云實與而文不與固是
說得好聽却全不曾尋得書法之妙蓋此時本已縣

陳以申叔時之諫而止聖人許人遷善故沒其縣陳
本意而止以入陳爲文又本是先入陳而後殺徵舒
討弒君賊今却先書殺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便是聖
人先正其討賊之義觀聖人於此實有所激緣齊桓
晉文俱有匡正天下扶持周室之功然皆包容弒君
賊置而不問所以養天下之亂是以於楚子入陳一
事特顯此義既已取其討亂之功而後書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者以見楚之用師不過討賊
納此二卿以定陳亂而已便與蠻夷猾夏不同此皆
聖人取人爲善止過亂略之意所以爲書法之妙也

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
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
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
九峰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
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
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
王者正朔以建子爲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
其荅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
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壹諸侯用之紀年
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帝魏文帝始
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所書月

以證改時改月如後

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

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

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書王正月不雨夏

四月不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

月歷三時不雨六月乃雨如此則春不得耕夏不

得種種不入土爲災大矣今此六月是周正建巳

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

旱不書饑明是周正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之月

故書狩也觀此足以知周家實是改時改月而主

夏正者則謂非時而狩所以爲譏澤以爲既不書

公狩又不書狩之地此只是虞人脩常職本不應

書所以書者蓋特爲獲麟故不可彊以爲貶

右所舉改時只此數處亦自分明其餘亦不足深辯

蓋此是一二百年間著曲說以蠹害聖經自兩漢

至唐並無此說也漢初猶有夏殷周及魯歷又有顓

頊歷古人見前代歷紀甚明又三傳所載之事互有

異同然同是遵用周正別無異說凡三代正朔皆自

是爲一代之制以新民之耳目既改月則須改時應

紀年會同朝聘作史者一皆遵用故夫子春秋是時

王正朔安可有他說也大抵商周本是錯改時錯改

月但學者皆不肯爲商周認錯若肯爲商周認錯則經旨自然明白矣若周之改月只以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旱爲證晦菴集註所據周改時止以行夏之時爲據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此只以聖經之言爲證不煩他說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義

此隱公之元年何以不書即位攝故也君薨而世子立世子幼則國政聽於大臣堪事而復辟焉古有之矣曰隱公爲大臣乎曰非也庶長而有先君之命使之攝而奉桓者也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母仲子也以貴聘之則其子貴矣故桓公之生先君既以爲世子諸侯國人知之矣則隱公之攝非先君之命而誰乎曰庶長何以不得立曰是聖王之制所以正嗣統而杜禍亂之原定民志也禮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而後取諸衆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常制矣隱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統然則桓母適乎曰不適則曷爲而貴曰非適非媵桓母也非適非媵是謂再娶蓋先君之失禮而臣子末如之何者也惠公之適妃孟子也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母也其後仲子之歸魯蓋純以夫人禮聘

之國人皆曰此夫人也隱亦嘗母事之矣隱立而天子又嘗歸賵焉則惠之貴桓母有素矣雖然豈禮之正哉是故明天子在上則婚娶得禮而適庶之分明及王制不行而後諸侯越禮者衆越禮矣而直以古義斷之則於事情之實將不勝其扞格而終非臣子所得追議於君父也然則隱烏得而不奉桓乎穀梁子曰讓桓不正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由穀梁之說斷矣而不達乎事之情昧乎禮之權者也使隱公黜桓而自立則是貪先君之託之肉未寒而舉其所愛推而遠之設令其禍不至於殺而桓之母子失所矣而曰我爲正其得謂之正乎其得謂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盡從之否也使人情而果從是亦亂耳是亦篡耳況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實不可改乎故隱之奉桓足以爲賢而說春秋者苟能覈事情酌時宜以處中而毋執一焉庶幾乎得之矣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

何氏曰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立左媵左媵無子則立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立右媵娣姪右媵娣姪無子則立左媵娣姪

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經書衛人來媵又書晉

人來媵又書齊人來媵案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今魯嫁伯姬三國來媵共十二女而齊是異姓豈宋先代之後上公爵尊故如此歟然不可考矣又案傳隱公三年云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嫣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嫣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據厲嫣即何氏所謂右媵其娣戴嫣即右媵之娣又據昭公八年陳哀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此所謂三妃即夫人與左右媵台此數處觀之則諸侯九女之制甚明其立子則各從其母之貴賤也

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密姬生懿公葛嬴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案桓公夫人三當是徐嬴蔡姬娶在先王姬娶在後所以如此不是兩媵故皆稱夫人内寵六人寵皆相軋又非娣姪所以子皆爭立妻妾踰制非正家之道也

晉襄公卒晉人以難故欲立公子雍宣子曰辰嬴賤（樂之母）班在九人趙宣子欲立公子雍（雍之母）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其子何振之有杜祁（雍之母）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愚案此事宣子

如此擬議後雖不曾成然當時偶無適子而欲立妾子者其選擇之法大抵如此

右春秋諸侯娶女立子大略如此惟公子糾却不知其母之貴賤小白母衛姬是齊僖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據二傳說子糾母貴宜爲君史記謂子糾母魯女則班序不當在衛姬下此外別無考證不可懸斷也

春秋指要

易與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經事體又自不同易則文王周公已有全書春秋却是古所未有二帝三王一執中心法百聖所同唯春秋一經乃是夫子所獨

蓋夫子之精微縕奧皆具於易而所以立教則在詩書禮樂其撥亂反正制事之大體皆在春秋二帝三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則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秋豈不信乎刪詩書正禮樂系易是述唯春秋可以言作

易稱巽以行權蓋巽順而後可以權若先不巽順則其所謂權者乃亂耳如孔子作春秋固是行權然聖人之心本極於巽順以巽順行權所以濟世道之不通若因循顧忌視天下之沈溺與己不相關則亦非聖人之心矣惟其巽順故天下莫敢議其非然聖人猶曰罪我者春秋可謂巽順之至矣

春秋之初如衛州吁之事此時事體當責王室及春秋中世當責伯主及其後肆無忌憚然後用孔子之法如胡氏說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說得似急迫恐非本意及衰亂之極王者既不興諸侯又無伯聖人既生此時不應坐視其弊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人旦不可況聖人乎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

隱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胡文定皆以為仲尼變周制澤以為仲尼救周之衰則有之以為變周制則不可以德則孔子是聖人以分則孔子是陪臣豈得變周

之制

春秋自三傳已多異同又益以三家之註實有矛盾至啖趙陸氏又往往自為說及近代孫泰山胡文定所見又往往不同晦菴所以不解春秋者為此故也或問朱子何以不解春秋荅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不曉據此則是已不滿於胡傳但不肯翻然立異耳凡解春秋不與先儒立異則經旨不明若與先儒立異則於事體又甚不便正說未見信謗議已隨之所以晦菴荅門人問胡傳曰不若且聽他如此說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此不得已之說其實不滿於胡傳也

春秋所以難說蓋不止於元年春王正月如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所見自殊胡文定是穀梁而非公羊其說雖正然於事情不察未免有差夫以王制論之則惠公元妃孟子既無子則隱是庶長當立胡氏以隱是讓而非攝其說是矣但禮失之餘先君之事亦已如此既不容探其本而歸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豈不齟齬扞格而大咈於人情哉仲子之歸魯蓋以夫人禮聘之亦已假寵於王室故王室知有仲子其後歸其賵也若據此事情則仲子既貴桓是太子隱自不得立其所以攝者父命也如此則公羊之說為是又據左傳則元妃既薨聲子曰攝內政久之仲子歸

魯既稱夫人聲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貴有素矣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仲子稱薨聲子稱卒書法如此聖人斟酌輕重之意亦可見焉或曰正義不從而固從此偏曲之說何也曰此變禮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義必明天子而後可不然則用穀梁之說以輔佐隱公使之自立則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殺桓公母子而後可焉此說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則從權也或曰何以謂之上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晚年以魯夫人之祥娶仲子若不請於天子以夫人禮聘則宋人必不與故經書夫人子氏薨是嘗請命於天子可以稱夫人矣雖是

失禮然亦有故又與汎常違禮者不同故說春秋者
又當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徑行也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彥最精密陸德明亦
然但音切未善宋氏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却
踈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晉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
矣去古既遠不先倣漢魏諸儒之勤却便欲說義理
稍愈踈耳大抵生於後世既不獲親見聖賢又不獲
在兩漢魏晉間則去古日遠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
名物度數漢儒猶有目擊者今却皆是索之紙上豈
不踈乎夏時周月之說魏晉諸儒焉得有此論乎自
唐以來說春秋者多不滿於三傳然說者之於春秋

其詳密未必能及左氏杜預也使說春秋者先有丘
明元凱詳密之功而後加以河洛大儒之論則事情
既得書法不差義理自然順序可以歸一今諸說皆
捨先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實所見又未完備而遽與
之立異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
周易春秋有繩墨之書不可不學而實未易學也易
當明象春秋當明書法象學久已失傳故易尤難焉
然自輔嗣以來玩其辭解其義所失亦未遠唯春秋
當據事以求書法說者往往不察事情而輒以己意
窺聖人由是衆說迭興而夫子之志荒矣澤自垂歲
已深有所疑乃潛心以求積數十年而後默有所悟

大德八年始作註具藁積十有七年改削猶未成書
其辭難剖決之文悉入六經辭釋補註其春秋筆削
本旨以貧故未得脩述是以有其義而無其辭今年
已六十餘大懼失墜所以不得忘言者用工已有次
第中道而廢則深可惜且古今說春秋最苦於所說
不完雜糅紛紜徒亂人意是以王介甫幾欲舉而廢
之澤嘗有言凡說春秋要意思渾全若一處欠闕便
成疏漏一切舛謬從之而起故說春秋者若所見未
完則如勿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若所見果完則雖
微賤無聞於時神明必有扣之者此澤所以不得不
盡智畢議求以無負於聖人也然正解既未脫藁本
言又未著筆補註雖已刊澤亦頗靳惜其書蓋四十
餘年之勤覽者一目可盡而此心終未暴白于世懼
人之褻而視之也故具指要數十處使觀者察焉夫
說之詳辭之明則易為觀聽而人往往遂怠于學又
補註者積久之功如器之已成人但見其易而不知
其難也故推本其始與有志經學者共之儻不棄鄙
言先默會於此而後推以及其餘則全經可通意無
不渾而諸儒之得失無所遁其情矣

指要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八月葬蔡宣公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來朝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十年春王正月
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五年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十七年癸巳葬蔡桓侯
莊公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八年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齊小白入于齊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鄎
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冬公如齊納幣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冬晉人執虞公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十七年夏滅項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鄫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

公朝于王所

壬申公朝于王所　天王狩于河陽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
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叔孫得臣如京師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

四年冬十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十七年諸侯會于扈　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治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二年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七年不郊猶三望

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九年晉人來媵

衛人來媵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襄公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六年莒人滅鄫
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十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邾人莒人牟人滕人薛人北人小邾人伐秦
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十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昭公元年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葬陳哀公

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十九年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二十四年婼至自晉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四年劉卷卒

葬劉文公

八年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得寶玉大弓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十二月公圍成

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大蒐于比蒲

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十二年春用田賦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右所舉經文只是提其要雖若不完然一事必與數十事相關則全經固已在其中矣如不書即位當與後面書即位參看書會盟當與凡會盟合而求之所以謂之指要然其間亦有迭出者則自有意又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春秋傳序云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此兩處亦要切澤嘗謂後人說春秋未必能及丘明元凱者正指此等處

然此却非諸儒之罪乃是古今之殊去古近者所見未差去古遠者則益疏矣故學春秋者先得如丘明元凱然後可求向上之功觀者毋忽此言也資中黃澤書

春秋師說卷下

後學　成德　校訂